

&gt; 闲话

## 杨柳河的黄昏

□ 段落

江河的源头,往往寂静无声——苍茫的荒原渗出水珠,汇集成涓涓细流,一路向前终成磅礴巨流。然而,滇南蒙自鸣鹭的杨柳河并不是这样。它的源头就在大山脚下,清白冷冽的山泉水,挣脱了坚固山体的禁锢,从嶙峋岩石的罅隙间哗哗涌出,欢快地奔向山野间的河道,一路吟唱着在蜿蜒而行。

杨柳河是这条小河的名字,也是在河流源头傍水而居的苗族村子的名字。河水终日潺潺流淌,水波清亮灵动,仿佛乡村少女顾盼生辉的目光,含情脉脉地注视着沿岸的依依杨柳,注视着原野上的春花秋果,也注视着人间的寒来暑往。它滋养着流经之处的一座座村寨,润泽着这一方百姓苍生。

晴朗的午后,我独自一人漫步在杨柳河村头。像一枚熟透了的蛋黄似的太阳,正向群山之巅慢慢下沉。大山厚重的影子,阴凉地罩压下来。不远处的谷堆山脚下,河水奔涌而出,漫溢的水汽,将草木蓊郁的大山晕染得碧翠青苍。明黄的阳光,洒满群山与田野,绸缎般漂浮在河面上,波光潋滟处,仿佛水底有散落的金币在闪烁着柔光。几位身着苗装的妇人,蹲在河畔专门开辟的洗物池边,一边用苗话拉家常一边麻利地浣衣,蓝靛染就的手织土布百褶裙在水里晃荡。

碧蓝的河水,起伏摇晃着缓缓流淌,荡漾出湿润的气息,在岸边的草木间氤氲缱绻。我站在河岸边,斜倾的影子融入河流的怀抱。心里忽然想,人要是生活在水世界中,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无法给自己一个满意的回答。据说,生命的起源全是因为有水,水是一切生命的母体。杨柳河的水从大山腹中涌出,带着一种自然的柔美,纯净而素雅。

已经开春了,土地在复苏,远远近近的田间地头都有埋头劳作的身影。丰水期尚未到来,杨柳河里的水浅浅的,稀疏的水草间静伏着大大小小的石头。一些大的河石露出水面,墨绿的青苔布满它们一动不动的身子。我突然觉得,其实自己也是一块砾石,一直在接受着时间的冲刷。在时间长河里沉浮,我们身上的一切,终将被光阴流水濯洗干净。

太阳快要坠到山后面去了。我俯下身去,用手掬起一捧清凉的河水,洗了一把额面,顿时感到洁净的清爽,目光也因此清朗起来。我面容一新地走进村子,一位头戴草帽的瘦小老汉,吆喝着几头大大小小的黄牛,慢悠悠地走在我前面。凌空传来几

声啁啾,我抬头一看,一群鸟儿从村子上空掠过,外出游荡一整天,它们正急匆匆地朝着山林里的窝巢返回。村庄越来越深地陷入安静,黄昏正在送走一天漫长的劳碌。暮色四合,夕阳最后的余晖,恰好照亮了村舍房顶袅袅升起的青蓝色炊烟。

现在的农村,房屋焕然一新的村寨越来越多,炊烟却渐渐稀薄,有的地方甚至已经难以看见炊烟升腾。没有了炊烟的渲染,村庄、山寨的宅屋再崭新,也难免显得冷冷清清,缺乏人间烟火带来的温情。我曾听老人说过,村寨上空飘荡的炊烟能够引路,让那些归心似箭的游子,循着火烟散发出的气息找到回家的路。

一缕缕炊烟之下,是一间间散发着柴米油盐气息的灶屋。灶台用砖石垒砌而成,灶膛里烧的是柴草。柴草若没有完全干透,燃烧时会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火焰中生发出来的火烟顺着烟囱往上蹿,钻出屋顶就成了炊烟,被路过的风吹卷得歪歪扭扭,轻轻飘浮在空中。背井离乡的人们,无论走出多远,故乡的炊烟总会让他们魂牵梦萦。在离乡人的记忆深处,老家灶膛映照出的火光中,母亲脸上露出世间最慈祥的微笑;炒菜时锅铲与铁锅摩擦,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热腾腾的饭菜弥散出的味道,成为最慰贴肠胃的滋味;父母的絮絮叨叨,原来是长年漂泊在外的游子最想听到的话语。

暮霭越来越浓重,炊烟渐渐变得缥缈而模糊。黄昏也使出最后的力气,缓缓拉下轻柔的夜幕。天还没有黑尽,淡蓝的天宇上,早有点星光在闪烁,忽明忽暗,像谁在远远地眨着眼睛。

我走进一所灯火明亮的宅院。一场热闹的晚餐刚好即将开始。好客的苗家兄弟,根本没有把我当成不速之客,不容我推辞,使劲将我按坐到饭桌的主座上。不断有人夹菜给我,碗里热菜很快就堆尖了。主人端起酒杯,唱起敬酒歌:“来哎,弟兄朋友今天拢一堆,撒种栽秧的喜酒喝个够;好啊,等到来日谷子黄,我们又喝新米酒,不醉三天你别走……”歌声高亢悠扬,那份实诚真挚让我感动。

一杯醇厚的苞谷老酒下肚,我的胸腔里仿佛噼地燃起火焰,额头和脸颊一阵阵发热。酒杯空了,马上被斟满,很快又空了,接着再倒满……好像已经沸腾的血液,在体内汹涌澎湃。浩荡烈烈的酒香,将我滚烫的身心淹没。在彻底醉倒之前,我竭力记住那一张张对秋后丰收满怀期待与憧憬的纯朴笑脸。

&gt; 小小说

## 那年的选择

□ 刘笑关

后悔的分量一定很重,就像一座沉甸甸的山。不是臆测,是我实打实的感受。

那是我二十四岁那年,妈妈说:“你大了,该谈朋友了。走,妈带你去看两个人,她俩都是我的学生。”

我去了。在妈妈担任院长的那所医院里,我见到了她们。

透过薄薄的涤纶工作服,可以看到:她俩一个穿着白色的裙子,一个穿着红色的裙子。

都是护士,都挺漂亮,都挺年轻。

我假装候诊的病人,静静地坐在一侧,悄悄地打量着她俩。

突然,走廊里传来一声轻微的磕碰声,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满脸风霜的农民模样的病人,不小心脚下一滑摔了下去。“白裙子”没有半分迟疑,快步走过去,小心翼翼地扶起他,还顺手拍掉了他肩头的尘土。病人握着她的手,眼里满是感激,嘴里不住地说着“谢谢”,她轻轻笑了笑,扶着病人在长椅上坐好,又顺势蹲下身,仔细帮他系好松开的鞋带,动作轻柔又认真。

我不由得皱了皱眉:天!那病人那么脏,她怎么

就一点也不嫌呢?

就在这时,一个腿上缠着厚厚的纱布的病人换好药,缓缓走了出来。那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脊背佝偻得厉害,连弯腰的力气都没有,他抬了抬下巴,用眼神示意“红裙子”帮自己系鞋带。可“红裙子”只是扯出一个甜甜的笑,眼神微微闪躲,装作没看懂他的意思,轻声说了一句:“老大爷走好。”老人轻轻叹了口气,无奈地拖着没系好的鞋,一步一挪地慢慢离开了。

而我,也就在这刹那间,欣赏到了她那妩媚的笑容,听到了她那悦耳的声音。

后来妈妈问我:“哪个好?”我说:“‘红裙子’。”

再后来,那“红裙子”就成了我的妻子。

几年后,我感受到了她的冷漠。

而那“白裙子”最终成了别人的妻子。听旁人说,她过得十分幸福,家人都夸她贤惠能干、待人和气,邻里关系也处得极好。

我挺后悔。

可我又没法说——

自然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原来,并不是所有的笑都是美丽的。

&gt; 书评

## 让时间被看见

□ 袁容仪

“时间”是冯娜诗集《日食观测》中的核心意象之一。冯娜写“时间”,却不以其作为直接意象,而是将之凝在具体物象之中,带我们触摸“时间”最真实的质地。

在《石崩之玉》中,史前文明与此刻在同一块玉中再次邂逅:“四千多年,在你的地底/我被滚烫的熔岩与冰冷的时间包裹”“在玉化的长眠中,我也曾是你的死亡/你后来的生命/我是你的人面玉身”,冯娜利用“玉与人”“玉与文明”的双重互喻,按线性顺序回顾历史,没有把重点落在表现时间的流逝之上,更关注对文明与记忆的叙述。

不仅如此,冯娜对于时间的书写还呈现出鲜明的“去中心化”的特点。冯娜没有将时间锚定在重要时刻,而是让其在“边缘物象”中浮现,以独特的微观时间诗学视角呈现叙事。这一特点在第二辑“日食观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螺旋星云》中,她写下:“平淡的日子无非是生命的残骸/人们以为只有耀眼的时刻值得庆祝。”平淡与耀眼,平凡与不凡,在冯娜的诗歌中不再是二元对立,而是必经之路上的一体两面,同样重要。诗人冯娜于此融入了自己对于时间的哲学观。

此外,冯娜对于此理念的实践还体现在对于“完整叙事”的反思。《夜晚散步》《红豆树下》《尖叫》《橘花》等诗歌呈现了诗人努力追寻的诗歌观念。这些诗歌落笔日常,以小见大,从街道名字、日常对话、植物、香气等可感可触的细节进入,点到为止,却呈现出广阔的叙事空间。

在冯娜的笔下,物象既是情感的载体,也是思考发生的场域。这让她的诗歌抒情带上思辨的“智性”特质。这种智性特质,不是抽象概念的演绎陈述,而是让想法在具体意象中表现出来,正如学者王巨川对于冯娜诗歌的评价:“不是以知识的积累为写作目标,而是以智慧统领知识来构筑诗意空间。”

冯娜诗歌中克制又深邃的语言,容易引发读者的深思。《出生地》中有这样的诗句:“他们教会我一些技艺/是为了让我终身不去使用它们/我离开他们/是为了不让他们先离开我/他们还说,人应像火焰一样去爱/是为了灰烬不必复燃。”这些看似冲突的句式,彰显了冯娜的思想深度,用含蓄委婉的方法表达对出生地最深厚的怀念与爱,想法不会直接倾吐,而是在说理的曲折中自然显现。《舞者》之中,冯娜保持中立的立场,“她给我看她的脚,又给我看她的肩/不是女性也不是男性的脖颈/舞者是一种暗紫色的性别”。暗紫色的选取恰到好处,是由暖色调与冷色调的原色调和而成,以此抹去性别特征,使得本诗主体得以超越单一性别的局限,获得更为开阔的欣赏视野。

除此之外,最直观彰显作者风格的是其在诗句中展现的鲜明主体性和直白又克制的立场,让人读出冯娜诗歌的力量。《魔术》中写道:“在你理解女人的时候,我是一头母豹/在你困顿的旅途,我是迷人的海市蜃楼/当你被声音俘虏,我是广大的沉默/你是你的时候,我是我。”诗人以层层递进的否定结构,破除“你”对“我”在不同情境下的想象性设定,并主动回应自我身份,完成确立。过程中不是粗暴的决裂式对抗,而是经过对话后的共识,既礼貌又实现了胜利。《雪的意志》中说,“我相信的命运,经常与我擦肩而过/我不相信的事物从未紧紧拥抱过我”,以两组对句形成镜像写照,构成平行式的推进,清醒地宣告着自己的意志,无论相信与否,都不足以决定未来的姿态,主体性的落实不在于对命运的全然掌控,而是在于对这种游移状态的认识与坦然。《垂钓》里写道:“我会听到,闻所未闻的庞杂声响/——它诉说着,我一生垂钓之物/不过是,我的心。”更为直白的表达,同时也有着更为动人的力量。冯娜将垂钓这一向外探寻的姿态与内心这一向内凝望的极致结合,开掘真正的精神自由——并非对他者的征服,而是自洽与豁达。

由此,可以看出,冯娜的诗歌坚守于自我立场的表达。没有强硬的呼号,而是让读者在层层递进中自己抵达,让精神的力量在物象与思辨中自行显现,而非强行介入,这是读者容易产生强烈共鸣的原因之一。